寻梦射蛟台

□周宗雄

大凡枞阳人，没有不知道射蛟台的。

我的家在枞阳镇上码头，离达观山上的射蛟台不远，我的少年时代就在射蛟台下度过的。

那时候，生活十分清贫。节假日，我们便邀上几个小伙伴，去达观山上拾柴，休息时便到射蛟台上玩耍。每次看着岩石上相传是汉武大帝留下的巨大脚印，我们不解地用自己的小脚比试着，惊讶着。幼小的心灵总是发出由衷的感叹：不愧是皇帝，即便是脚印，也不同凡响。

我们嬉闹着做着各种弯弓搭箭射蛟的姿势，不知是想彰显一下帝王的威风，还是想沾沾帝王的荣光，抑或是梦想着长大了自己也能当个帝王。那一刻，我们高兴地手舞足蹈，仿佛自己就是一代君王，呼风唤雨，为民解悬，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直到有一天，我听着大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起汉武帝射蛟的故事，才真正知道了射蛟台的来历。

元封五年冬，汉武帝刘彻南巡抵达安庆南门内的盛唐山。住了一段时间后，再乘舟南下到达枞阳县境内，在枞阳城内的达观山下安营扎寨。一日饷午，武帝刚歇息不久，忽然听见帐外人声嘈杂，尖叫声哭喊声不绝于耳。汉武帝起身问何故？探马来报，说有蛟龙在江上兴妖作乱，祸害民间，百姓纷纷逃避。汉武帝闻之，急忙登上达观山，纵目远眺，但见江中浊浪翻腾，波涛滚滚，犹似蛟龙翻江倒海，所到之处，村庄被淹，良田被毁，生灵涂炭。汉武帝眉头一皱，沉思片刻，忙呼左右，取弓箭来。只见他不慌不忙，弯弓搭箭，奋力朝蛟龙的方向射去。不偏不倚，蛟龙被箭射中。顿时，洪水退去。

镇住了妖魔，四方安澜。汉武帝逸兴遄飞，思接千载。他看着眼前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江山如画，层林尽染，上码头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铜琶铁板，动地喧天，不禁诗兴大发，遂作《盛唐枞阳歌》："赤蛟绥，黄华盖，露夜零……礼乐成，灵将归，讬玄德，长无衰。"

有一次回枞阳，我邀了几位朋友游览射蛟台，射蛟台掩埋在一片荒草荆棘之中，显得荒芜寂寥，这与脚下喧嚣恍惚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射蛟台再次相逢，仿佛与我失散多年的朋友，在熙熙攘攘的岁月中相遇，熟悉又陌生，亲近又远离。

朋友信誓旦旦地指着远处的莲城湖中的一座隐隐约约的小山对我说，那座小山，就是汉武帝射出去的箭头变成的，是它镇住了妖魔。当然，这无疑是一个充满了神话色彩的故事。

我是个较真的人，为了证实他说的话，我特地去了一趟莲城湖。湖的中心地带果然有一座圆形的小山，它独立湖心，四周陡峭，我好生奇怪，难道妖魔真的就在小山的下面？难道汉武帝射蛟还真有其事？我不得其解。不过，《汉书·武帝纪》有过记载："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潜天柱山，自浔阳浮江，亲射蛟于江中，获之。"《明一统志》说得更加明白："射蛟台在枞阳镇，汉武帝亲射蛟即在此处。"即使史书上说的明明白白，我心里还是疑窦丛生。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射蛟之事？我想只能用信则有，不信则无来解释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汉武帝确实到过枞阳，确实给枞阳人民带来了福祉。人心是一把尺子。否则，枞阳人民怎么会把美好的传说与一代君王联系在一起呢，而且还一直延续至今。

那是一个满月之夜，我绕过早已改头换面的老街，独自一人登上了射蛟台。这个曾经是帝王威风八面的地方，此刻洒满了月光的温柔，四周群蛩鸣叫，衬托着古城之夜的岑寂与空旷。远方的莲城湖，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陶罐，盛满了晃荡着的月光；而达观山像古城的肺，一翕一张地吞吐着月光之夜的神秘与惬意。白昼的喧嚣逃遁得无影无踪，枞阳古城又退回到亘古的宁静，那些往事碎屑般在眼前缤纷，犹如汉武大帝的千军万马踏破万里风云，渐渐地远去……当洪水舔舐一切、祸害一切的时候，我想这是不是时代进程中的一个插曲，是否意味着大汉王朝的泰极生否？而现在，脚下的枞水分外潺湲与恬静，几乎感觉不到河水哗哗地流动，就像无法听见时光匆忙的脚步一样。有谁知道，古城枞阳曾经给汉武大帝输送了多少帝王之梦？又有谁知道，汉武大帝曾经汲取枞阳大地多少营养？只有月光看得清清楚楚，只有山川记得明明白白。

站在射蛟台上回溯往事，我不免想起姚鼐《夜抵枞阳》一诗："轻帆挂与白云来，棹击中流天倒开。五月江声千里客，夜深同到射蛟台。"我想，姚鼐在外颠沛流离长途跋涉后回到故乡枞阳，夜半站在射蛟台上，又该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呢？

枞阳古城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它依山傍水，与长江相通相连，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枞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小时候，我亲眼看见过人们挖出的古城墙的砖，枯水时河道里的瓦片，以及散落的铜钱。这些历史的陈迹，往往被我们熟视无睹而忽略了。那时，家里没有自来水，用水需到长河里去取。每次挑水，总有鱼儿随水入桶，真可谓之"罾捞虾鳖瓢舀鱼"。也正是由于长河与长江相通，每当雨季，长江之水长驱直入，淹没农田，毁坏庄稼，百姓深受其苦。解放后，虽然修了大闸，但由于种种原因，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每当雨季，大雨倾盆，连日不开，一夜之间，洪水便吞没了良田千顷，村庄遭受灭顶之灾，百姓苦不堪言。有时连县城也难以幸免，搬家成了常事。

我在县城居住的十余年间，就经历了好几次搬家的痛苦。早上洪水离家还有六七尺，心想，今天应该问题不大，哪知黄昏洪水就封门了，只得将家具向高处搬，一路上坛坛罐罐不知打碎了多少。一家人挤在刚刚支起的棚屋里，每当夜晚，黑灯瞎火，蚊呐飞舞，那种滋味，真是一言难尽。以至于每到梅雨季节，我们的心就悬着，直到梅雨季过完，一块石头才会落地。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已经走过了二千多年，汉武帝连同他的大汉王朝，早已被雨打风吹去。如今，站在射蛟台上极目远眺，但见枞水长流，江天一色，好一幅江山的图画。我以为汉武帝射蛟只是一个象征，无论是神话故事也好，还是民间传说也罢，重要的是它给天下苍生带来了什么？这才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要说彻底清除水患的侵扰，还是在改革开放后，政府在枞阳县城四周建成了防洪墙，才真正锁住了水魔。

五十多年前，我从射蛟台下来到了铜官山上，再也没有了洪水侵扰的噩梦。但依旧割不断我与故土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从来没有忘记射蛟台，没有忘记射蛟台下的岁月，以及生活在射蛟台下的人们……射蛟台曾经给了我无言的教诲，曾经寄托着少年五彩的梦想。射蛟台上的每一块石头，都带有灵性，散发着热度，至今还为我飘扬着经久不息的温暖。

寻梦射蛟台，回望逝去的岁月，我的心里总是涟漪般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故鹦鹉学舌，步先贤诗韵作《射蛟台》一首，诗曰："古城再拜射蛟台，山抱清流八面开。猎猎风幡归隐去，滔滔枞水日边来。是非功过自公论，毁誉贬褒任剪裁。道是汉皇搭箭处，虹霓一片染尘埃。"

解封第一天（小说）

□沈成武

她几乎是冲下班车，一路飞跑进了家。看着戴着耳机正在上网课的女儿，她一下子瘫靠在房间门框上。

她是矿山洗衣房的一名洗衣工。20天前，正准备下班的她因疫情被"封"在了单位。一个二千多人的矿山，像她这样继续工作的只有300来人。白天黑夜连轴转的工作她咬牙顶了下来，夜晚窝在洗衣房里椅子上睡觉她也能忍受，唯一让她放不下的是家中的女儿。每一次手机视频，都加深了她的思念。

"妈妈。"女儿看见她，耳机没摘就扑了过来。她迎上前一把抱住了女儿。

"心怡，你胖了。"

"妈妈，你瘦了。"

"还不是操心操的。你要是给妈省点心，妈就不会有这么多白发了。"

"好了，好了。我看书了。"女儿气鼓鼓地挣脱她的怀抱。

女儿也不容易，十来岁就被送到芜湖寄宿学校，每次离家都噘着小嘴。女儿这次同样被"封"在家，她却没能多陪陪。

她摇了摇头，像是甩开满腹的内疚。她找出角角落落的衣服，一股脑塞进洗衣机，转身抹地、擦灰。等她将女儿最爱吃的糖醋排骨端上桌的时候，女儿撑着懒腰走出房间。

"好香啊。"

她打了一下女儿伸向糖醋排骨的手，女儿吐了一下舌头。洗了手，女儿啃起了排骨。"还是妈妈好。"听着女儿的话，望着女儿狼吞虎咽的样子，她受用极了。可是，她总觉得有什么事没有做。什么事呢？突然，她想到了兰怡。心里一紧，碗里的饭粒撒在桌子上。

放下碗筷，女儿捧起了手机。她刚要开口，女儿先埋怨起来："妈，你也不看微信。小姑说了，下午去医院取外公的化验单，你去还是不去啊。"

父亲近来胃痛得厉害，带他上医院检查，他说，自己没什么大毛病。现在是疫情期间，不给医院添麻烦。一直拖到上午才去做了检查。她有些纠结：下午去医院还是看兰怡呢？

兰怡是老邻居家的孩子，和心怡一样大，她俩一个班，是最好的玩伴。后来自己搬了家，走动少了。去年，她听说兰怡得了自闭症，拎上东西就跑去看望。一定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帮兰怡。她这一跑就没断过线。

洗了碗，她在家里找出一块布头，缝了个小礼包，还在上面绣了一朵别致的兰花。她将口罩、酒精、洗手液和同事儿子结婚给的喜糖一股脑装了进去，还顺带一盒护手霜。

"心怡，不要再玩手机了，休息一会。妈去看看兰怡。"

"我也要去。"

"不行。在家待着。"看着女儿眼巴巴地望着自己，她的话软了下来："现在虽然解封了，可不是说疫情就过去了。再等段时间，妈一准带你去。"说完，她撩了一下凌乱的头发，拿上小礼包，风一样出了门。

"妈妈，你不休息啦？"失望之余的女儿一脸纳闷。

到了兰怡家楼下，看见三楼一扇窗玻璃上贴半个人脸，是兰怡。

她推门进去。兰怡父母在小商品市场摆了个小摊，这会都出去了。兰怡望着窗外，手里的布娃娃已经被她揉得变了形。

"兰怡，阿姨看你啦。"她打开紧闭的窗户。

"阿姨好。"兰怡轻声喊了一句。

"兰怡乖。看看阿姨给你带什么来啦。"

兰怡接过礼包，眼睛就盯在了兰花上面。

"打开看看。这是口罩，阿姨帮兰怡戴上。对，就像阿姨这样。记着口罩一定要戴呦。"

"兰怡，你知道新冠病毒吗？新冠病毒可厉害啦，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是酒精，爸爸妈妈回家兰怡要叫他们用酒精消毒。这是洗手液，我们来洗洗手。洗了手，病毒就不会来找兰怡啦。好了，小手洗干净了，我们再抹上护手霜。兰怡真听话。"

"好香。好好闻。"兰怡把手凑在鼻子前嗅了又嗅，

"兰怡，在家待着闷吧？阿姨给你讲个故事吧。"

兰怡往她身边靠了靠，她轻轻搂着兰怡，"从前有一匹小白马要过河……"

手机突然响了，是妹妹打来的。压抑着的抽泣声让她心头一惊。"姐，爸爸的化验结果出来了，胃癌四期……"

她像被别人猛击一拳，眼前一片漆黑，身体晃了晃，几乎要倒下。

"阿姨不要哭，我、我听阿姨的话。"兰怡看着泪流满面的她，大声地喊着。

"兰怡是个好孩子。阿姨流泪不是因为你……我们做个游戏吧。"

天渐渐暗了下来，兰怡母亲风风火火回到家，疲惫的眼神满是感激。

"兰怡，妈妈回来了。我也要回家啦。"

兰怡紧紧地拉住她的胳膊，不松手。

"兰怡，阿姨今天还有事，过几天带心怡来，还给你讲故事、做游戏。"

"说话算话。"

"一定算话。"

兰怡和她的小拇指勾在了一起，那双清澈的眸子洋溢着动人的神采。

从兰怡家出来，又是一路小跑。她要赶紧回家做饭，爱人要下班了。吃了饭得去看看父亲。一想到父亲，她的眼泪忍不住如珍珠般滚落……

浅夏款款入诗行

□郑 怡

润润浅夏，风柔云淡，暗香涌动，芬芳袭人。生命融入季节，步伐轻盈，情思摇曳。午后，枕着一怀馥郁，小憩醒来，忽见飞来几只燕子，停息在阳台上。成双成对，窃窃私语，或深情相视，或拍翅打俏。没等我走近，它们张开翅膀，飞向远方，一道剪影留于蓝天下，款款成诗。俯视，一地的油菜，饱满的谷荚透出金色，精神抖擞，此时献身是它的立场。

抽穗灌浆的麦子啊，在风中轻晃身躯，微笑着将锋芒直指天空，亦不负深情的土地。锃亮的镰刀自豪，它立足用武之地，农人脸上的汗水凝结成诗行。喊不住的群燕，停在收割机上，跟着二维码去采撷丰收的信息。菜地里，蚕豆、豌豆，深沉含蓄，无需张扬，便是满腹经纶。韭菜炒蚕豆，美味可口；肉丁配豌豆，香味怡人。摘一把，芬芳醉人，诗意汩汩。

清晨，红霞利剑迸发，挑开秧田的轻纱，一棵棵嫩绿的苗儿，欢呼着，抖抖露珠，毫不吝啬的打开田门。第一缕阳光升起，农人们深入田间，拔秧、插秧，于是，白茫茫的田野，一夜间穿上翠色的衣裙，微风阵阵，生机盎然。嗅一下，清香润鼻，神情荡漾。轻柔的风，吹动母亲的银发，替母亲助力，向着菜园、向着田野、向着她的儿女。母亲想五月南风潮涨起，咱沿江是不是又要发水？当然，人越老，记忆倒是越发清晰。她边想边笑了，现在的圩堤埂、道路那么厚实、坚固，还惧怕发大水，真是幼稚。这样想，母亲的脚步便更利索了，她看到眼前是一片绿色，一朵阳光正好照在她的脸上，温暖而热烈。

多情的金银花，紧紧缠住绿树，一身素洁，万缕芳香。鸟儿为它传情，风儿为它接种，瞧，在路边，在池塘边，房前屋后，随处可见金银花的靓影。每当我与爱人散步，风中飘来的花香，稍辨别，便知为金银花，它的香气先淡后浓，味道纯正。我说，呀，是金银花又开了，这时爱人依香寻找，果然，附近路边的树上，缠一怀的青藤，藤上挂满了一朵朵花，洁白的花瓣张开，抽出的花心上露出点点金黄，惹人怜爱，茂盛的花朵密密的覆盖着树，璀璨夺目。我们便张开双臂，曝一个拥抱的姿势。这时，我们不约而同，想当年，住在乡下，屋后有一个池塘，池塘的埂上有一排柳树，爱人在柳树间栽了几棵金银花，不几年，那些金银花心心相印着爬满了柳树。入夏，花儿怒放。昼夜，香气袭人。忙里偷闲，我也摘几朵金银花插在发际，或别在胸前的衣扣间，那感觉是一个十足的小资村妇。慢慢的，金银花由洁白转为淡黄，香气更逼人，这时候，我与爱人把金银花采摘下来，晾干，储存。休闲时，泡一杯金银花茶，细细品，那种清、雅、纯、爽，挥之不去，沁人心脾。

花香袭人 李昊天 摄

遥想当年包粽子

□杨信友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铜陵市扫把沟东山头有一处单位建造的四栋平房。这里山上小草葳蕤，小树成片；南面是一片无名湖，波光潋滟，烟波浩渺。这里的人们淳朴善良，亲如家人。

那时，我家是其中一栋房子的第一户，门口是一个瓦盖的大凉棚，地面是水泥地，有三四个台阶。一年到头，左邻右舍的姑娘嫂子们都喜欢端着饭碗聚集在大凉棚下，边吃饭，边闲聊，小屁孩也赶来凑热闹，一派其乐融融的情景。

大概是1974年左右，我家一位上海小阿妹插队落户在铜陵附近的农村。她皮肤白皙，笑靥如花。由于插队地点离我家不是太远，一般每隔几个月阿妹就要来我家小住几天。记得，那年离端午节还有些日子，母亲有点着急地说："今年是阿妹第一次在我们家过节，可要提前找人包点粽子，端午节没有粽子哪像过节呢？"全家人都赞同。可是要找人包粽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这儿四五十户人家，也只有几位大妈会包。

这天，阿妹又到我家。母亲告诉她："今年我们已经早早和人打了招呼，请人包粽子，过节可一定要来啊！"阿妹却说："三奶，包粽子我会的，不要找人包！"哇！她这句话可把全家逗乐了。一个细皮嫩肉的上海小姑娘，会干这种活！阿妹还是坚持："我在上海，每年端午节，家里的粽子都是我包的！"尽管这样，母亲还是将信将疑。

考验上海小阿妹的时候终于到了。这天下午两点多钟，包粽子的阵势就在门前大凉棚里拉开了，一家人都在旁边围观着，需要什么就搭把手。阿妹吩咐我们端来一个大澡盆，放上半盆水，再把粽叶用脸盆装着放在里面，还要准备一把剪刀和捆粽子的细绳子，一切都就绪了。只见阿妹坐在小板凳上，熟练地先把粽叶卷成一个三角形，再把糯米少少地放进去，再用一只筷子把米插紧，再用一匹叶子从底向上地包起来，最后用一个细绳把它捆起来，一只名副其实的小脚粽子就出现了。粽子颜色青黄，不大不小，甚是可爱！

左邻右舍的姑娘嫂子们，看到一个上海小姑娘在包粽子，很是稀奇，一起跑来看热闹。阿妹热心地招呼大伙："你们不能只站着看啦，也来跟着我学呀！""能学会吗？"大家都很担心。"怎么学不会，我不也是跟我妈学的！"这时，在场勇敢一点的人立马跟在后面学了起来。不过，真是看事容易做事难。看着阿妹包粽子那么顺溜，一会就是一个，一会又是一个；不仅能包大的，还能包小的，并能把几个小的串在一起，真是了不得！可是临到自己包就不那么容易了。虽然有的人包着包着就打起退堂鼓了，但还是有几个悟性高的，渐渐地上手了。尽管粽子包得歪歪扭扭不好看，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包了起来……有人表示明天要将家里的糯米和粽叶拿过来，好跟着阿妹学包粽子。上海小阿妹连声说好："干脆从明天起，我就在这里办个包粽子培训班吧！"大家一起笑着赞同……

从此以后，在扫把沟东山头的这几栋居民，由于会包粽子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再也不用为每年端午节包粽子犯愁了。

废墟上的花朵（外二首）

□吕达余

好多叫不出名字的花
还有蔷薇、茶花
还有我第一次知道的
棣棠花
都在开……

有小上海美称的明清古街
已是满目的断壁残垣
这些花，许是最后离去的人
遗下了她们的

繁花的人烟不再
没有仕女的采撷和才子的吟咏
也没有青楼女子的佩簪
和客子的感怀

依然像几十年前，几百年前一样
你们不曾辜负春风
开得兴致盎然
开得像几十年前和几百年前一样

你们，年年三月的烟花
这开在废墟上的花朵呵！

让花朵淹没我

好多的花朵
好多叫不上名字的花朵
风吹动她们，波浪般涌来
香气扑鼻，让人想关闭眼睛和耳朵

红黄蓝，浸入我的眼睛
改写我心灵的单色系
让我的面孔丰润多彩

而香气的洗浴，去除我身上的汗味
让自己不那么讨厌自己
让遇见自己的人开始欢喜

在仿佛伊甸园的地方
择一块干净的石头静静坐下
让彩色的浪花，淹没我

海棠小道

一段幽暗的小路
无比明媚和艳丽

行行
停停

风来了，纷纷扬扬
绯红的胭脂
沾满你的衣襟……

韵铜冠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244000 电话：总编室：5860136 编辑部：5860131（传真） 办公室：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13605629133（联系人：钱莉）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全年定价：100.00元 印刷：铜陵市闻达报业有限责任公司（铜陵市淮河大道北段358号）